

张岱探稿

Z H A N G D A I T A N G A O

张则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漳州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张岱探稿

Z H A N G D A I T A N G A O

张则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张则桐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岱探稿/张则桐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0729-391-0

I. 张… II. 张… III. 张岱(1597~1679)—文学研究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080 号

书 名 张岱探稿

著 者 张则桐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 546 号 邮编:210031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391-0

定 价 25.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8849828)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张岱家世、生平考探	13
第一节 张元忭的生平、思想和学术	13
第二节 张汝霖行实辑考	21
第三节 张岱家族其他人物考索	34
第四节 张岱生平考略	38
第二章 张岱交游考论	45
第三章 张岱的思想和学术探论	76
第一节 从《四书遇》的纂述方式看张岱的思想渊源和 学术倾向	76
第二节 良史精神的传承——略谈黄道周对张岱的影响	85
第三节 张岱的晚明党争论平议	92

第四节 《快园道古》的编撰体例和文化精神	101
第五节 《夜航船》的编撰特色和文化命运	108
第四章 张岱的文化人格探析	116
第一节 张岱的生活艺术观	116
第二节 张岱的功名观	120
第三节 张岱的生死观和价值观	122
第四节 从《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看张岱的遗民情绪 ...	126
第五章 晚明文学、艺术风气与张岱文艺思想	132
第一节 张岱与晚明戏曲艺术	132
第二节 张岱与晚明书画艺术	144
第三节 张岱与晚明园林艺术	155
第四节 张岱与晚明茗饮风气	164
第五节 张岱的诗歌和诗学观	170
第六节 “冰雪之气”:张岱的艺术精神论	176
第六章 张岱散文的题材和艺术成就	183
第一节 “真气”与“深情”:张岱的人物传记和人物小品	183
第二节 晚明江南社会的风俗长卷:张岱的风俗记	191
第三节 张岱的山水园亭记	198
第四节 张岱的史论、序跋	207
第七章 张岱散文的文化、艺术渊源及特色	217
第一节 《世说新语》对张岱散文的影响	217

第二节 张岱与徐渭	225
第三节 张岱与陈继儒	230
第四节 王思任对张岱文艺思想和散文创作的影响	236
第五节 《陶庵梦忆》的创作意识和文化寄托	245
第六节 《西湖梦寻》的体例渊源和创作旨趣	252
 第八章 张岱散文与现当代散文	 261
第一节 周作人与张岱	261
第二节 黄裳的张岱评论	270
第三节 张岱散文对当代散文的影响	276
 附录 张岱年谱简编	 281
 参考书目	 291
 后 记	 298

绪 论

张岱(1597—?),一名维城,字宗子,号陶庵、蝶庵等,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明末清初的学者、文学家。张岱一生著述不辍,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著作。他的著作生前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刊刻,仅以稿本、抄本流传,其价值是逐渐被发现的。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学作家开始认识到张岱散文的巨大魅力,时至今日,张岱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已被充分认定。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张岱是古代散文家中屈指可数的人物,黄裳先生称张岱为“绝代的散文家”,施蛰存先生晚年在对唐宋八大家、桐城诸家及公安、竟陵的散文都表示不满之后认为:“独有张宗子此二梦,还经得起我五十年读书的考验。近日重读一过,还该击节称赏。”(《重读“二梦”》)白化文先生说:“平生最爱读明末清初史学家兼散文家张宗子(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窃以为张氏的散文实在是达到了晚明‘性灵’一派文字的顶峰,虽与前此的公安、竟陵两派有传承关系,但其成就远在两派任何大家之上。”(《异书入手意凄迷》《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5日第7版)陈平原先生认为:“明文第一,非张岱莫属。而且,如果在中国散文史上评选‘十佳’,我估计他也能入选。”(《都市诗人的奇

情壮彩:张岱的为人和为文》)这些评价已足以使张岱不朽,何况张岱的价值又不仅仅体现在散文成就上。

在张岱众多的著作当中,《西湖梦寻》是幸运的,于康熙丁酉(1717)以凤嬉堂原刻本在广东刊印,并被《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光绪年间收入《西湖集览》、《武林掌故丛编》等丛书。《古今义烈传》有崇祯甲戌(1634)刻本,这是张岱第一部著作,也是最早的刻本,亦有抄本流传。最脍炙人口的《陶庵梦忆》有凤嬉堂抄本,金忠淳刻《砚云甲编》本,乾隆五十九年(1794)王文诰刻本,道光初王见大巾箱本,咸丰年间粤雅堂丛书本。张岱的文集《琅嬛文集》至光绪丁丑(1877)才刊刻。《史阙》有道光甲申(1824)刻本。《徐文长逸稿》亦为张岱编辑。其他仅以稿本或抄本流传的有《陶庵对偶故事》、《四书遇》、《石匱书》、《石匱书后集》、《夜航船》、《快园道古》、《琯朗乞巧录》、《张子文秕》等。晚清民国尚存世的有《大易用》、《一卷冰雪文》等。民国时期刊印了俞平伯点校的《陶庵梦忆》,朱剑芒将其收入《美化文学丛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刘大杰点校了《琅嬛文集》,收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刊印。民国时期,《陶庵梦忆》、《琅嬛文集》最为流行,沈启无《近代散文钞》也收录了27篇张岱的文章。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张岱的著作一度沉寂,中华书局仅于1959年刊印了《石匱书后集》。这四十年的学术界和读书界对张岱相当陌生,张岱已淡出这一时代的记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张岱的著作又引起读书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关注。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了马兴荣点校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是新时期以来流行最广的本子。此后,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4、1986、1987年分别整理出版了《四书遇》、《快园道古》、《夜航船》,使沉埋三百多年的抄稿本与读者见面。岳麓书社1985年推出了新点校本《琅嬛文集》。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包括《张子诗秕》和《琅嬛文集》,至此,张岱的诗文作品已大致完备。《续修四库全书》又收入《石匱书》、《石匱书后集》,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史书也成为学人习见之书,这些著作刊印后均受到读书界和学术界的欢迎。近二三十年来,张岱已成为明清文学研究的一个

热点和读书界的一个话题。

二

关于张岱及其著作的评论研究与张岱著作的刊印传播紧密相连。崇祯元年(1628)张岱编成第一部著作《古今义烈传》，请陈继儒、刘荣嗣、刘光斗、祁彪佳为之作序，陈继儒是张岱祖父张汝霖的挚友，幼年的张岱曾因联对敏捷而得到他的赞许，只不过在暮年写序时已经忘却。陈继儒艺术评鉴的眼光是高明的，他抉出了张岱文章的渊源：“其条序人物，深得龙门精魄，典瞻之中，佐以临川孤韵苍翠。”写人叙事，张岱深得《史论》、《世说新语》的神韵。而张岱的史论又呈现另外一副风貌，陈继儒评云：“笔底赞语奇峭，风电雷霆，龙蛇虎豹，腕下变现，而隼冷幽然，飘渺孤鸿，天外嘹唳，是又《汉书》、《三国》诸赞中所绝不经见者也。”陈继儒又指出张岱奇峭的史论“酷似其祖”，更得之于本人的“才力天出，灵动活现”。陈继儒对张岱家学渊源和个人资性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他凭自己高超的文艺赏鉴力点明了张岱的学术、文章渊源及风格特色，颇有洞幽烛微之妙。无独有偶，张岱的父执辈刘荣嗣也称赞《古今义烈传》“奇古灵隼，盖统《腐史》、《世说》合而成一家言者”。可见张岱的文章是以《史记》、《世说新语》为根基的。刘光斗是张岱的朋友，曾任绍兴府推官，与张岱有过频繁的交往，他说：“余尤异宗子貌恂恂，挹对温克，无卞激之态，而持论讽谊，直以电光霍开魅界。”由此可见，在生活中，张岱的神态举止是相当温和的，下笔为文却激切锐利，“从舌瓣作冷香沁入脾腑”，“冷香”二字最能道出张岱文章的艺术精神。祁彪佳与张岱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其罢官居家期间，朝夕过从，组织诗社，赏玩戏曲园林，他的文艺鉴赏力也十分高超，他称赞《古今义烈传》的文章：“其点染之妙，凡当要害，在余子宜一二百言者，宗子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论赞杂出，一字之评，笔怀

秋严，舌蓄霜断，出没其意中，忖度其言外，秦铜相照，纤悉不能躲闪。”所谓点染，是指张岱写人物长于白描和细节刻画，而评论则公允深刻，这都触到了张岱文章的主要特点。

明亡后，张岱避居快园，虽然生活困窘，亲自挑粪舂米，却著述不辍，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晚年完成的。此时他深居简出，只与绍兴少数的朋友有所往还，其中王雨谦、祁彥佳的气节、出处及爱好均与张岱相似，他们与张岱结社吟诗，共同鉴赏书画，兴造园林，因而相知甚深。王、祁二人是张岱文艺上的知音，他们最能理解张岱的文心。因此，他们为张岱诗文作品所写的序言就不是泛泛而言，而是有真理解、真欣赏。王雨谦《张宗子诗序》把张岱与司马迁比较，认为张岱既有史才，又具诗才，从这个观点来看“《石匱》中未尝无诗也”，正如《史记》可视为“无韵之《离骚》”，“试读其诗，则于今昔之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其诗又特一史也，而非失世之诗也”。张岱明亡后的诗作蕴含着激楚悲怆的故国之思，王雨谦从中读出了遗民心史。王雨谦把张岱的史著和诗歌联系起来，看到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可谓知音。王雨谦《琅嬛文集序》论析张岱文章成就主要得之于家学渊源、科举失利和明清易代，三种合力使张岱肆力于文章，“出其大力，为能登之重渊，而名诸日月”，王雨谦的这个论断比较符合张岱的实际。王雨谦还说：“盖其为文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故既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所谓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也。”指出张岱散文博采众长，自成面目，并将对后来的文章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验证了王雨谦预示的准确。祁彥佳的《琅嬛文集序》则从越中地区文风演变和创作编选的角度分析张岱文章的特色，也抓住了张岱文风的渊源，张岱的散文与明中叶以来越中文风一脉相承。祁彥佳《西湖梦寻序》称《西湖梦寻》一书“使旧日之西湖于纸上活现”，点出该书精神所在。祁彥佳还对张岱的文笔大加赞赏：“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为西湖传神写照，政在阿堵矣。”这既指出了张岱山水记的渊源所自，又以“空灵晶

映”四字标识《西湖梦寻》的艺术品质,极为精确简练。张岱的师友在评论张岱时都对张岱的文章最为称赞,这与张岱在后代散文大家的定位是一致的,可见张岱从年青时代就已显示长于文章的特色。张岱师友论析问题的角度及结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张岱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岱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著作罕有刊刻,只以稿本、抄本的形式在书肆和读书人中流传,乾隆后期至光绪年间他的几部著作才陆续刊刻,此时,刊刻者及为其著作写序者对张岱已相当陌生,如道光四年刊刻《史阙》的郑佑在跋文中说“岱之为人不可考”,或者据《绍兴府志》、《山阴县志》略知梗概。因此清代中后期张岱著作序跋文一般都是评论著作,这些作者均有较高的文艺鉴赏力,都给予张岱著作很高的评价,因不能知人论世,所以影响了评论的深度。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把《西湖梦寻》收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这个判断只据《西湖梦寻》立论,张岱诗文创作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总的看来,张岱身后至民初这二百多年的时间有关张岱的评论是沉寂的,清代肃杀的思想文化氛围使张岱的著作经历了漫长的寒夜的蛰伏。

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在白话散文的开拓者在经历过学习西方的随笔(essay)、美文之后,又回到中国的古典文学,在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中找到了现代白话散文的源头,兴起了阅读、出版晚明小品的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岱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周作人是当时白话散文的领军人物,他对张岱最为关注,评论得最多、也最深入,他指出:“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陶庵梦忆序》)他还认为张岱的

散文融合了晚明公安、竟陵散文的优长,因而成就更高,他自己的文章也深受张岱的影响。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本书有专节论述。鲁迅先生也非常熟悉张岱的著作,赞叹张岱的白描艺术,关注《琅嬛文集》的点校,并从张岱的晚明党争论中引出话题。

民国时期的作家、学者对《陶庵梦忆》的创作心态、创作主旨颇有会心,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跋》即说:“作者家亡国破,披发入山,‘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作者本旨如是而已。而今观之,奇姿壮采,于字里行间俯拾即是,华秣物态,每‘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画匠文心两兼之矣。”他还说:“然彼虽放恣,而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然则五十年瞥走之光阴里,彼真受用得此一刻了,梦缘可羨,而入梦之心殆亦不可及。”对《陶庵梦忆》创作心态的向往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情感取向。《美化文学丛书》的编者朱剑芒在《陶庵梦忆考》中说:“至于张岱的《陶庵梦忆》,系追记已往的盛会或胜迹,含有不少感喟,恰似‘白发龟年,畅谈天宝’,决不是乐天派,更不是愤激派。他的自序上既说‘持向佛前,一一忏悔’,我们就须认清‘忏悔’二字是他写这部《梦忆》的唯一主旨,所以,竟可名之为‘遗民文学中忏悔派的作品’。后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虽非遗民文学,而实在也属于这一派。”这个观点影响甚大,对遗民文学的分类也为后来的研究者认同。林语堂从文章学的角度认为语录体之文“中郎、宗子、圣叹、板桥冠之”(《论语录体之用》),这个问题周作人也谈过,林语堂作了发挥。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论张岱说:“张岱字宗子,山阴人,有《琅嬛山馆集》。其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作,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的成就。像《金山夜戏》、《柳敬亭说书》,以及状虎丘的夜月、西湖的莲灯,皆为空前的精绝的散文;我们若闻其声,若见其形,其笔力的尖健,几透出纸背。柳宗元柳州山水诸记,只是静物的写生;其写动的人物而翩翩若活,宗子当入第一流。”郑氏能从艺术的角度欣赏张岱散文的高妙,并给予了相当的地位,今天看来,郑振铎的评判是公允而恰切的。陈子展延续周作人对张岱的定位,认为:“到了明清之际,张岱、李渔诸人的作品出来,算是融合了公安竟

陵两派的长处。”他称张岱“是自公安派竟陵派以来一个比较成功的性灵派作家”，他还说：“倘若说‘笔调就是性灵’，那末张宗子的文章算是稍能发抒性灵的了。”（《公安竟陵与小品文》）

四

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张岱的著作及研究又淡出了读书界和出版界，这是晚明小品在那一时段的共同命运。这个时期编写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延续了周作人对张岱的评价和定位，使读者知道张岱是晚明小品的殿军。八十年代初，思想文化界的氛围逐渐宽松，黄裳先生以其系列书话打破坚冰，在读书界、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黄裳的张岱评论关系到新时期张岱在读书界的传播和学术界的研究，本书亦有专节评述。夏咸淳是古典文学界较早从事张岱研究并且成绩卓著的学者，夏氏的张岱研究包括两方面的业绩：一是张岱诗文作品的点校、注解，先后出版了《张岱诗文集》（点校）、《张岱散文选集》（选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校注）等。二是张岱生平、思想及散文成就的评论，如《明末奇才——张岱论》是国内第一部张岱研究专著，该书对张岱文艺思想的论析和张岱小品散文特色的分析很见功力，此外还著有《张岱》。胡益民著有《张岱研究》、《张岱评传》，二书内容基本相同，作者对张岱著述情况了解较为完备，《张岱研究》下篇之“著述考略”较有价值。胡著二书虽然也下力气考索张岱家世、生平、交游，但仍然没有理清头绪，出现不少明显的讹误和武断的结论。余德余作为绍兴本地学者，较早关注张岱研究。他和高学安在绍兴鲁迅图书馆发现《快园道古》残抄本，并点校出版，此后撰写了多篇张岱研究论文，2000年后相继出版《张岱家世》、《都市文人——张岱传》。到目前为止，张岱研究专著的情况大致如此。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近三十年来,各类期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张岱的论文,按照时间顺序来看这些文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张岱,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一些问题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这些文章根据其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类:一、关于张岱家世、生平、别名、字号的考辨,如何冠彪《张岱别名、字号、籍贯及卒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蒋金德《张岱祖籍及其字号考略》(《文献》1986年第3期)、何冠彪《张岱别名、字号、籍贯新考》(台湾《中国书目季刊》1989年第6期)、胡益民《张岱卒年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考辨》(《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张则桐《张岱〈家传·张汝霖传〉笺证:张汝霖事迹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等。争议较大的是张岱的卒年问题,迄今仍无定论。二、关于张岱著作的介绍、辑佚等,如丁红《张岱与〈古今义烈传〉》(《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权儒学《张岱〈快园道古〉辑佚》(《文献》1999年第2期)、张则桐《张岱和〈夜航船〉》(《文史杂志》2000年第1期)等。三、介绍并评论张岱生平、学术成就、文艺思想和散文特色,如陈美林师《晚明爱国学者张岱》(《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陈平原《都市诗人的奇情壮采:张岱的为人与为文》(《文史哲》2004年第5期)等。这类文章数量最多,不胜枚举,是古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心。四、探讨张岱散文与现当代散文的联系,如周荷初《张岱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文化意识和艺术品格比较论》(《求索》2001年第4期)等。

2000年后,不少作者以张岱小品文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如马桂珍《名士与遗民双重人格的展示:论张岱的散文》(山东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张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晚明文学家张岱论》(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潘虹燕《梦里犹知身是客:张岱及其小品文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等。赵一静《张岱的〈四书〉学与史学》(湖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则涉及到张岱的哲学、史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新编的文学史和明清诗文研究专著及明清戏剧学著作都列专节评述张岱的散文特色、成就及戏剧美

学思想,如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陈书录师《明代诗文的演变》、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尹恭宏《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七十三家小品评论》、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等。这些著作中的有关张岱的评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陈书录师在《明代诗文的演变》中把张岱的小品文置于明代诗文演变的历程中来考察,认为:“而在他以‘梦忆’、‘梦寻’等形式创作的小品文中,之所以虚中有实,幻中见真,进入‘以坚实为空灵’的审美境界,关键在于他在现实与历史的闪回中有民族忧患和自适性灵等情绪的双重表现。”

自黄裳有关张岱系列书话问世之后及张岱著作的相继出版,近三十年来张岱一直受到不同思想、学术背景的文化人的关注,张岱已成为读书界的一个话题,主要以随笔、书话、网络评论等形式探讨张岱的文化人格、精美散文等问题。近年来诸如茶人张岱、张岱的《夜航船》等话题在网络非常流行。这样,在学术界之外,张岱的著作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阅读和评论空间。读书界和网络关注张岱的角度,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文章格式不受束缚,行文挥洒,这些文章里面不乏见解独到、文采飞扬之作,与学术界的评论构成互补互动的关系。

五

台湾地区的张岱研究比大陆要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期间台湾相继印行《明纪史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史阙》等张岱著作,1977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黄桂兰的《张岱的生平及其文学》,这应是最早介绍张岱的专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张岱作为硕士、博士论文选题的也逐渐多了起来,早期的如陈清辉《张岱生平及其小品文研究》(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硕士论

文,1981),九十年代则有蔡丽珍《从晚明世说体著作的流行论张岱的〈快园道古〉》(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等。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徐世珍《张岱〈夜航船〉研究》(政法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郭秉融《张岱及其散文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简瑞铨《张岱〈四书遇〉研究》(东吴大学博士论文,2007)、段正怡《张岱、李渔饮饌小品之考察》(元智大学硕士论文,2008)等,从这些硕、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台湾学界研究张岱的视野逐渐开阔,不再仅仅局限于其文学成就,切入张岱研究的角度新颖而有深度。

张岱和《陶庵梦忆》也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从年青时代就喜爱《陶庵梦忆》,1956年他将《陶庵梦忆》译成日文,并加注解,译者严谨的态度使这个日文译注本颇具学术含量,1976年岩波书店出版。意大利罗马大学学者焦里阿诺·拜尔突乔里曾将《陶庵梦忆》译成意文。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中《为了被回忆》一章对张岱《陶庵梦忆序》所表达的心态作了精彩的分析论述。美国斯坦福大学菲利普·亚历山大·凯弗兰斯以《怀旧和晚明小品阅读:张岱的〈陶庵梦忆〉》(Nostalgia and the Reading of the Late Ming Essay: Zhang dai's Tao'an Meng yi)作为博士论文于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2007年,国际史学大家史景迁所写的张岱传记《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Return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在美国出版,该书对张岱的生平和生活细节作了详实的描述。

六

通过上文的述评可以看到,张岱研究在新时期以来已经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广度和深度上都有突破。张岱及其著作在学术界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读书界的评论空间,其文化生命力非常活跃。当然,已有的张岱研究成果仍有许多不足,张岱研究的空间相当开阔,笔者认为,今后应在如下几个领域努力开掘。

一是张岱著作的整理、出版。章培恒先生为胡益民《张岱研究》所作的序言中说:“张岱则连诗文集也尚未全部重印,研究起来障碍重重,要对他做较具体、全面的描述和较确切的评价也殊非易事。”因此,他希望“能有一部整理较好、校印认真的张岱全集出版”。张岱全集工程浩大,短期内难以完成,当前应对张岱已流行的著作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及张岱的诗歌作品进行认真的校刊、笺注。对那些还未整理的著作应着手点校,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推出《张岱全集》,这需要学术机构组织一批专家学者从事这项工作,作为张岱研究的基础工程应该引起相关机构的注意。

二是张岱家世、生平和交游情况的考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通过张岱的诗文来了解他的家世、生平和交游情况,远远达不到知人论世的要求。必须广征晚明文献、绍兴地方文献及其他文献,仔细考察张岱家世、生平、交游的具体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张岱作深入的研究评论。虽然已有一些考索成果,存在的问题诸如粗疏、讹误仍然不少,这样不仅不能澄清问题,还会增加混乱。

三是关于张岱哲学思想、史学著作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张岱的哲学思想、史学著作是明末清初思想、史学的重要一环,在明清思想史、史学史领域有其独特的价值,长期以来思想史、史学史界较少关注这个问题。而从文学研究来说,加强张岱哲学思想、史学著作的专题研究是深入探索张岱文艺思想、散文特色的重要基础。

四是张岱文艺思想、散文特色的研究。这是古典文学界比较关注的领域,研究成果较多,但这些文章不少是感兴式的、赏析性的,缺乏整体观照的视野和深层次的问题意识。如何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张岱的文艺思想、散文特色进行整体考察,从较高的学理层